

# 卷二十四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天部上 天 日月星雲風

天

闕易曰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 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以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怒 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春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北 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天 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四

人部八 諷諫

諷

毛詩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故曰風 禮記曰吳侵陳 斬祀殺厲夫差使行人儀問太宰嚭曰師必  
 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 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  
 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 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左傳曰魏獻子受梗  
 楊人賄閻沒汝寬欲諫待於 庭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  
 吾聞唯食忘憂今置食之間 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饋之始至怨其不足  
 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 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 已獻子辭梗楊人 國語曰晉平公射鷄使  
 豎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 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以  
 為大甲所以封于晉今君嗣 唐叔射鷄不得是楊吾君之耻速殺之無令  
 遠聞君恹恹乃赦之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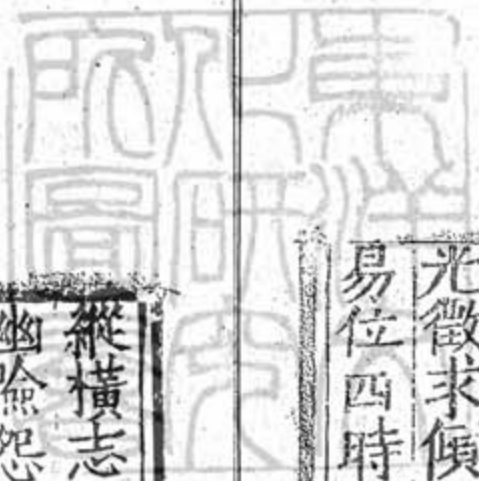
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下公平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城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今出斬竹之囚舍之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今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怨吾君諸侯輕吾國汝當死罪三景公喟然曰舍之事具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事具宋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也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至公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十人群臣大悅 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蕩蕩冠來不可上易為漆耳難為陰室二世笑而止 又曰

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凡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時楚莊王欲以優孟為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為楚相孫叔敖盡忠以治楚楚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又曰東武侯母當養漢武帝號太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徙邊乳母嘗辭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徒乳母 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王耶何敢言若王魯王聞之大慙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古明王聖王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難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東方朔傳曰人有煞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煞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煞人一當死也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為重鹿賤人二當死也

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嘿然遂赦之 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煞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開阪群臣皆偏袒推車而唐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版群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爲侮其臣者乎對曰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又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曰以是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翟黃趨而出次任坐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矢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犝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駒者乎 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 廁上有蟬高居悲鳴不知蟬蛻在後蟬蛻委身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蟬蛻而不知彈丸在其下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 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王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王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王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王大笑而原欲釀者 世記曰相玄好

獵麇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相道恭常自帶綿絳繩著腰中玄問用此何  
為荅云獵好縛人士會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自此小差詩漢韋孟諷  
諫詩序曰孟爲元王傳又傳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  
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  
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赦聽謗寔絕我  
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瞻南顧授漢干京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  
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  
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維祖考邦事是  
廢逸遊是娛人馬悠悠是放是駟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  
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今聞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  
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徂辭斗酒當爲飲無爲待來茲室  
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柰何季世人侈靡及官墻飾巧無窮極士木被朱  
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賦楚荀况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  
易位四時易鄉列星墮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無私見謂



縱橫志愛公私重樓疏堂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訕約教暴擅強天下  
幽險怨失世殃龜龍爲蠓蜉梟爲鳳皇比干見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  
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  
晦盲也珽玉璫琳不知佩也雜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姬子奢莫之謀也嫫  
母力父莫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  
惟其同楚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  
身體容台內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  
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  
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爲臣  
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美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爲臣歌曰歲將暮兮  
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爲臣歌  
曰休惕心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  
泉又鈞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鈞於玄泉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  
子曰夫玄泉天下之善鈞者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

數仞之中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泉釣又焉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釣者何玉曰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蠅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鈎利人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其釣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矣群生侵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善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墮鈎决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 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候微颺以墮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墮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

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乎表者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嘗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礫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背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讐日罔中而弗吳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執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邦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去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魏陳王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 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煞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與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斃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

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鴟鴞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予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荅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唱不善也得螻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諫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又曰宋華父督以郕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講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郕鼎在廟彰孰甚焉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代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師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事具武邵戰伐篇又曰晉師爲楚所敗既歸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煞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論語曰事父母幾諫逸禮曰衛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

言聞于靈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令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明日早朝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煞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今旣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爲鍾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畋即日歸 呂氏春秋傳曰越飢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非吳喪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讎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飢請食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芎爲禽 又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

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令民衣弊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 又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幃帳重室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以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



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肯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壹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戲漢書曰郅都景帝時爲中郎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日一姬死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嘉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又曰薛廣德敢直言諫爭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開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擲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

有所愛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巨禍不細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莊王曰昔者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僂負羅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

桀煞關龍逢而湯得之紂煞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曰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又曰晁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龍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而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詰莊王立鍾鼓之間王左伏楊姬右擁成姬曰吾鍾鼓不暇何諫之聽縱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右抽佩刀列鍾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又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誅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二博  
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九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以碁子  
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  
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  
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  
杜穆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漢武  
帝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  
盡其用輒已煞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為治乎 東觀  
漢記曰張堪為光祿大夫數諫堪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  
復諫矣事具職部光祿篇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  
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  
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汝南先賢傳曰建  
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  
佩刀以斷車勒帝不從遂上隴其後 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嘆曰恨不

用郭憲之言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

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

送獄 魏志曰辛毗能直諫文帝踐祚為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

南時旱蝗民飢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

曰陛下欲徙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

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

卿持我何太急耶 吳志曰孫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

地佯醉不待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

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煞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

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魏陳

王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岨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

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以臣觀之誠

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

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

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濊如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楊騷動蜀應西境則雍京參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今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秦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皆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王陵上讜言表曰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闡衢室爰啓南風之頌流莫非降道燭輝紆靈浸澤陛下疑慶協圖席昌屬歷軋臨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謬績宣王丈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羸之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字雕墉商賈浮侈田萊蕪替棫櫟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

興規袞廢能補如此則壤詠無遠較樂可追 **書** 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苞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龜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廐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飭不進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誇海內也 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成集聖王砥節脩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異議易

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于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臣歷  
數王之朝皆准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  
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服叢臺  
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沉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  
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秦秦  
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  
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矣 漢枚乘上  
書諫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  
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夫以一縷之任  
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足迹愈多影愈疾不知就  
陰而止影滅而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芟寸寸而度  
之至丈必過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  
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楚有子  
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昔亡起爲秦  
將南伐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漢  
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  
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  
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  
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梁元帝忠臣傳諫爭篇序  
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  
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洪注

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  
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  
負屨事無蹇舛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  
未嘗知懼况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剗斲用之以逋逃亦  
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按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  
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  
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胃見款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  
昔日與桐宮有返道之明望美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  
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  
白旗之戮

**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  
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恠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  
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  
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先生對曰  
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

邪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  
禮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  
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  
矣 漢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  
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  
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北京大學圖書館

1111



所入  
圖  
書